

# 只想和你

Zhixiangheni

Yiqi

一起

# 慢慢变老

Manmanbianlao

谢学芳 李培成 ◎主编

水里的梦想

水里的空气

在这个不太真实的世界里

我成了一只鱼

一天到晚

用谎言编织成的网

裹住了我的丑陋和美丽



沈阳出版社

# 只想和你

zhi xiang he ni

yi qi man man bian lao

谢学芳 李培成 / 主编

一起慢慢变老

沈阳出版社

1701  
2003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/谢学芳, 李培成主编. -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2.8

ISBN 7-5441-1998-X

I.只... II.①谢...②李... III.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6705 号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)

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

---

开本: 880x1230 1/28 字数: 200 千字 印张: 11.10

印数: 1-8000 册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姜 波

责任校对: 霍明相

封面设计: 陈丽秋

版式设计: 高凤利 姜 波

责任监印: 姚德军

---

定价: 16.80 元

zhi xiang he ni

yi qi man man

bian lao

只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

# 目录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唐诗             | 射覆 / 1   |
| 去吧, 去吧, 放你一条生路 | 于丽红 / 7  |
| 一天到晚说谎的鱼       | 孙智超 / 16 |
| 中文系的手语         | 冉烨 / 23  |
| 只想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    | 燕子 / 27  |
| 爱在子夜           | 于丽红 / 36 |

贞女 蓝 石 / 46

城市中那束穿街而过的马蹄莲 杨鸿雁 / 56

云中鹤的爱情 李东强 / 63

离婚了才知道老公不是狼 Keacy / 69

匪兵男和匪兵女 恩 雅 / 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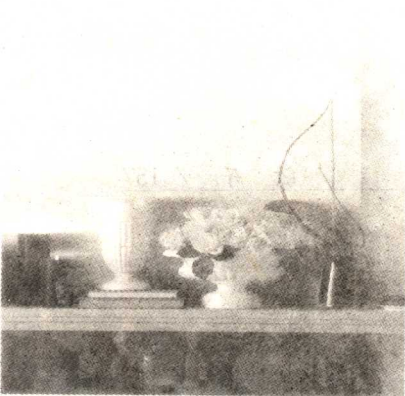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生 李东强 / 75

雨一直下 赵 凝 / 85

开到荼蘼 西岭雪 / 91

爱情石雕 赵 凝 / 97

一双筷子 严 虹 / 102



爱人在隔壁 术 术 / 105

没有芭蕾的结局 阿 碧 / 111

那天晚上 麦 丝 / 118

爱情不在 萧 萧 / 122

网上男友 阿 惟 / 128

男孩松格的爱情 乔 叶 / 132

火·水·冰 如 婴 / 136

爱情契约 叶 子 / 140

只想谈一次恋爱 于丽红 / 147

假如那天开门的是他 敏 子 / 157

古典岳父 黑 卡 / 161

永远迷失的舞 林志华 / 165

等待美丽的森林 于丽红 / 171

难题 白小易 / 178

火柴天堂 郭 葭 / 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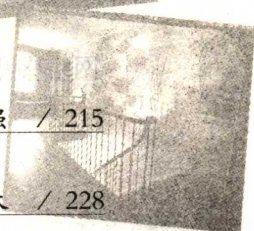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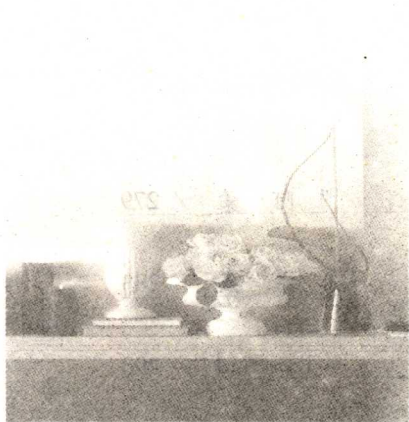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丁 香 / 188

上海艳遇 叶细细 / 195

交换 安 妮 / 199

情债 天 野 / 204

紫色唇印 水 果 / 212



天使的刀锋 \_\_\_\_\_ 李东强 / 215

中指 \_\_\_\_\_ 桅子木 / 228

杭白菊 \_\_\_\_\_ 画眉 / 232

淡出的“情殇” \_\_\_\_\_ 小新 / 240

岛城之恋 \_\_\_\_\_ 画眉 / 246

青春往事在追忆中了无遗憾 \_\_\_\_\_ 于丽红 / 255

懒散的爱情 \_\_\_\_\_ 于丽红 / 264

为何等待 \_\_\_\_\_ 乔叶 / 269

天地野花 \_\_\_\_\_ 高立群 / 272

两忘烟水里

阿 蒙 / 279

爱情让鸟慢慢变成羔羊

东 强 / 283

同桌男孩

Rosebud / 293

网络盛开半打玫瑰

言 心 / 298





# 唐 诗

射 覆

“大学。”

“哈……哟。”

“大学。”

“哈……脚。”

“大学。”

“噶……哟。”

于是她将识字卡片随手一丢，狠狠甩了痴呆儿子一掌。五岁的儿子在温情翻飞的卡片秀

中转过头，流着涎愕然望着她。胡乱扯来块抹布给儿子擦擦嘴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坐床上莫动，要不就别想吃饺子！”像拎煤气罐一样把儿子扔到床上后，她转身进了厨房。

唐  
诗



1



她剁肉。

一边剁一边流眼泪。眼泪与肉和在一起，眼泪很快看不见了，肉还是肉，倒可以少放点盐。

$8 \times 365 = 2920$ ，因为闰月的关系也许可以加减几日，总也是奔三千的模样了。

“咚咚咚。”她剁肉。

“大……学。”她挣开嗓子高声说了一句，她剁得山响。

儿子在外头床上又跟着哼呀一句，“哈……脚。”她听了之后，剁肉和流眼泪仿佛就开始了激烈的较量，两败俱伤后她索性一撒手，拧开水龙头哗哗放水，拼命洗手。

八年前，她大二。

她二十岁时才春心萌动，突然想到要恋爱。在爱字风行的大学校园里，她反应迟钝，荒芜得快成惟一——外星人。地球人那时流行“半月谈”和“每周一哥”，她一度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，后来危险到了别人都用目光叫她处女的程度。几乎像异形一样猥琐行走，软弱无力地举起成绩优异的盾牌踉跄上前，包括：上课坐第一排，吃饭时等食堂人潮涌过之后再进，每到周末早早夹上本书去图书馆熄灯后回来。

大二的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

班上组织去珍珠泉野炊，她很不情愿地去了，因为是集体活动，她不愿被苦口婆心的班干重点照顾。

吃喝完了本应该食尽鸟投林，偏有人提议搞篝火晚会，于是火

熊熊烧起来了，团成一圈的人，击鼓传花。

火光映衬下每个人都目光炯炯，神情纯真似孩童，有人抱起吉他静静地弹，然后有人在山风里清唱，中间还有人讲了个教人捧腹的笑话，大部分人都捧着肚子叫救命，她垂下的眼皮也禁不住抬了起来，分享一堆火的温暖。初春的泉水很冷，山很空旷，火边的人算得上原始而自然，一如我们多年前尚未进化的祖先。

她想也没想到那条当做花的小手绢匆忙停在手上，然后当做鼓点的敲锅声也戛然而止。

她的脸红得在篝火里看不出真实的颜色，也许大伙都在紧张地望着她，博弈今晚的快乐是就此终结或者侥幸延续。好比唱一首歌，停了半个节拍，还可以理解为换气和上一句的余音袅袅，当然更有可能是它已经到了尽头。就在大家认为她要将这个沉默延长为真实的休止符时，她嗫嚅着开了口：“我给……大家背一首诗。”

后面的就行云流水了。

“鹅鹅鹅，  
曲项向天歌，  
白毛浮绿水，  
红掌拨清波。”

“嘘！”大家有惊无险地长吁一口气，有些想笑，可是瞧着她严肃的神情，没有人愿点燃开心的引子，终于那条手绢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她。

接着是继续弹吉他，独唱中掺杂了两人对唱，还有人跳开了舞，





当然那种野地上的姿势是可以想像的丑陋。已经有人开始打哈欠，裹紧衣服往火堆前凑。手绢胡乱丢到了一个小小男子男生头上。

哗啦啦的水声停了，原来是她漫想中就不知不觉地把水龙头关上了。抬起脸朝向排气扇的叶缝间斜射进的阳光，她冷笑了一声，“爱情，春天！”一使劲又拧旋开龙头。

在她印象中他几乎比她还不善言辞，于是那个晚上她有些幸灾乐祸地盯着那张通红的脸。有些人睡眼惺忪地盯着他，希望他将冷场延续下去以便借机散伙。柴已经快烧完了。

他偏不，扯下头上的黄手绢，他的脸红得要滴出血来，“我也给大家背一首诗，唐诗。

‘鹅鹅鹅，

曲项向天歌，

白毛浮绿水，

红掌拨清波。’”

或许是因为冷，或许是因为困，大家普遍慢了一个节拍后狂笑起来，燎原后也不知止歇。她起初有些愕然地望着他，然后就开始不知不觉地流眼泪。他只是低着头红着脸笑着。没有人注意这两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动作哪怕是神色，大家注重的是感官掺和了想像后的愉悦。周围有人捂住肚子说：“这分明是个笑话，比开始那个还好，真难为他想得出来。”

后来她得出结论，她的爱情就是从这个晚上萌芽的。

可是为了确定这个她花了整整一个星期，那七个晚上她的梦大

喜大悲，激烈的程度是从前不曾有过的，后来也没有。

女生宿舍楼前有棵上了点年头的老槐树，发过芽后长了点新叶子。

她鼓足勇气来到男生宿舍楼下，请传达室的大爷传呼他，然后一闪身扑进楼旁的阴影里，心惊胆战地看着四周。

他下来了，  
衣衫很旧，洗白  
了很多地方，可  
不是用多了洗



衣粉的缘故。四  
处望过后终于看  
到角落里的她，  
慢慢走过来，语  
调平静：“有什么  
事？”

她开始觉得  
没法抬起头来，  
她看见路灯下自己的影子要长出一截，这才努力扬起头很落落大方地说：“我今天的模拟电路没听太懂，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，明晚有时间一起上自习吗？”能把差不多背了几百遍的话在这时候记起来，挺不容易的，她只希望刚才的停顿没有足够的长，以免做了真实想法的注脚，可到底也不能够确定自己是渴盼还是拒绝这个注脚。

好，那么记着这是春天，他的模拟电路成绩很好，刚考了个全班第一。

她感到他疏淡的眉毛在昏黄的路灯下皱了皱，然后听到：“我从来不上晚自习的呀！这样吧，明天课间你问我吧。”

“好！”她立即脸露微笑又不失矜持地点点头，“那我回去了，谢





谢啊！”

男生楼和女生楼是背向的两栋楼，所以俩人背对背走开，各自回去。她想：今晚得早早把窗帘拉上了。

那个晚上她不断回忆珍珠泉边同学讲的那个笑话，努力让自己开心，可最后还是得靠背骆宾王的鹅才能睡着。

接着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年多。

毕业后家里帮着找了个好单位，家里头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。再后来嫁了个高大英俊的丈夫，足有一米八。又生了个有毛病的孩子，然后离了婚。

她现在只爱她儿子一人，哪怕有时忍不住要打他凶他，可她爱他疏淡的眉毛、澄清又有点迷糊的眼神和感觉到她不在时就着急的脸。

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教会儿子背那首诗，然后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让他爱她，依靠她。

诗是：

“鹅鹅鹅，

曲项向天歌，

白毛浮绿水，

红掌拨清波。”

对了，忘了说她读大学的时候长得五官简约，有一次翻《围城》的时候看到形容中国人的丑时她烫着一般丢开了书，再也没重拾起来过，那时的她全然不是整了容后精巧细致的模样。

去吧，

去吧，

# 放你一条生路

于  
丽  
红

李确坐在我的对面，懒洋洋地问我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注意到你的吗？”我笑。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很多人知道我都是因为我的笔名叫小木子，都以为我有日本血统。

李确是我签约那家出版社的编辑，专负责向我催稿。我一旦有拖稿的现象，他就





会问同一问题。每一次我都不会回答。

那一天我终于在日落时成稿，并送到李确处。李确大松了一口气。他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替我保住了饭碗。”我不说话，转身只想回家睡觉。完成一本小说同身领心受没什么分别。我每一次都是文中的主角。李确看着我，“不想放松一下？一起去听歌？”我摇头，此刻，我的身心都疲惫到极点，我视睡觉为最奢侈的享受。李确也不拦我，摆手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李确最爱对我说这句话。可是，我真的感激他。

但这感激只维持了五个小时。深夜，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抓过电话，就传来李确的质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要让女主人公去等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，有谁会为了谁等多久？”

我还没有清醒，我说：“是呀，没有谁会为了谁等待。”

李确生气地说：“小姐，我现在是假想主编，你这个回答糟糕之极。”

我完全明白过来，敲着自己的脑袋说：“先生，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。大凡走过生命，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时，许多人都会说：‘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会一心一意等待那个人’。”李确摔下电话前，还不忘说一句：“睡吧，睡吧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我没有脾气，轻轻挂线。李确他放下电话是对的，这种深夜，不适合谈小说结局的对错，特别是我精心安排的结局。

电话再次响起。当然还是李确。他不甘心，变了很轻柔的语气问：“是不是你曾错过，所以就把自己当成文中的主角？”